

甘棠絮语

张秀云

一股短暂的寒流过去，这几天，气温忽地回升，一口气上升至两位数，阳春似的，在大雪节气里实在难得。今天格外晴好，白亮亮的暖阳泼下来，照在已经含苞的玉兰树上，照在还开着的几朵月季花上，似乎有哗哗剥剥的声响，人定定地看着，一时间竟有些恍惚——这样的晴光，竟是在严冬里？

如此晴光，不可辜负。把飘窗收拾干净，铺上厚垫子，一杯茶，一本书，坐下来，背倚窗墙。一丝风也没有，防盗窗银亮亮的，窗内人也银亮亮的，一杯茶下去，细汗都冒出来了。冬日“负暄”，真是难得的享受。

“负暄”这个词有点书面，说成白话也就是“晒太阳”，冬日难得艳阳天，阳光不可辜负，所以记忆里，这样的冬日，乡亲们都在“负暄”。找一处背风的土墙根，坐下或者蹲下来，捡粮食、补衣服、择菜、听大鼓书，或有老人家解开大襟棉袄挠痒痒。那几年，毕业在家等待分配工作，这样的晴日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堂屋门前坐着，倚着门，看一本书，或者打毛衣。书少得可怜，一本毕业时程再送的《宋词鉴赏辞典》，一本作文获奖得到的《中国现代散文鉴赏辞典》，来回地读。读够了，就打毛衣。那时小外甥女刚牙牙学语，我给她织各种图案的毛衣毛裤，不锈钢针引着白亮亮的光线在织孔里穿梭来去，脚边盒子里的线团一跳一跳地舞蹈。我给她打过各式的帽子、围嘴、袜子和毛衣毛裤，而今，当年的那个小不点，已经出落成身高一米七四的美少女，粉面桃腮亭亭玉立，做了一名飞翔蓝天的空姐。

我织毛衣的时候，偶尔一只芦花鸡跑过来，一定是看中了母亲簸箕里金灿灿的玉米，它扇着两翅阳光跳起来，咕咕咯咯地要去偷嘴，母亲撮着口轻喷一声驱逐，它才不舍地张着翅膀跑开。那样的年月里，母亲成天低着头择拣，捺留种的黄豆花生、捺磨面的小麦玉米，弄得颈椎常常不适，而如今，这样的晴光里，她一定拎个小马扎子，和几个老姐妹去“负暄”去了，也许坐在一株含苞的梅花旁，也许倚在一棵笔直的银杏下，眯离着眼唠今朝或者忆当年。而端着收音机听评书的父亲，也可能遇到了棋友，正在那个镀满阳光的石头棋盘上厮杀吧。两个老人，都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，今朝风日，早与从前不同了。

身上防盗窗的影子悄悄移动着，移动着，一个上午过去了，手里的一本《人间词话》，也就翻了几页，每天可以这样阅读慢慢，实在是我梦想中的生活。求学的那几年，整天抱着厚厚的《电气设备》《材料力学》记数据背公式，真是痛苦不堪，啥时候能读完闲书闲读书，读自己喜欢的书？没想到，这个梦想竟然真的实现了，我抚摸着映着窗影的雪白的纸漆黑的字，满足的一声长叹！

黄发祥

冬至将至，在这个我国传统祭奠已故亲人的日子里，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的岳父岳母。我老岳父离开我们已35年有余，我岳母离我们而去也有6年多了，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时常在我脑海里盘旋着，始终难以忘怀。

我岳父叫高云，是一位南下干部，1948年春参加解放军，跟随部队一路从东北南下来到江西，参加了解放九江的战斗。五十年代初，还在武宁山区一边剿匪，一边建立地方武装。直到1963年才转业到永修县工作，曾先后担任过县民政局局长、卫生局局长、副县长、县人大会委副主任等职，自参加革命以来到离休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，廉洁奉公的一生。他在永修县工作期间，下乡总是骑自行车，经常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走遍了全县大小乡村。县里的人只要一说到高云副县长，都赞誉不已。

我岳父在参军南下之前，是一个穷苦农民，在家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，为人忠厚老实，二十多岁就成了家。我的岳母名为刘淑贤，是一个东北人，大字认不了几个，但她很贤惠，为人很有修养，明事理，生活节俭，很能吃苦，对子女教育也很有一套办法。她与岳父是结发夫妻，恩爱了一辈子。一共有五个孩子，三男二女，我爱人是老大，五个小孩在我岳父岳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下都很争气。同时，对父母都非常孝顺。那时生活非常艰难，但他们面对困难却不叫苦。岳父天天兢兢业业地上班工作，一年有一半时间在乡下，岳母一个人带着五个小孩在家，除管理家务外，还利用时间自力更生开展种植业、养殖业，家里的生活过得井井有条。

岳父平常勤奋好学，工作勤勤恳恳，原则性强，为公说一不二，一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。1969年，珍宝岛战争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大儿子送去当兵；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后，我岳父又自觉地把二儿子送到农村去，直到国家有政策规定可返城才进了工厂；最小的儿子当上公务员，也是自己考取的。他老人家在廉洁自律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，几十年来从不收受别人和下属的礼物钱财，六、七十年代每次下乡，吃饭都按规定交纳伙食费，过年过节到乡村考察慰问，千群送点农副产品，他都如数给钱。据说有一次岳父下乡到永修吴城检查工作，当时吴城的花生、大板瓜子比较有名，基层干部问他：高副县长快过年了，送点花生、瓜子给你过年。临走时，都把东西送到手边了，但他老人家谢绝说：不要，我家里买了，你们留着卖给别人吧。结果一颗花生一粒瓜子都没有要。

岳父岳母以江西为家，一生都奉献给了江西。我岳父他老人家苦了一辈子，在1982年离休后，五个孩子也个个都长大成人了，家里生活逐渐有所好转，他本该可以休养休养，享受点好日子。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离休不到两年，就得了重病，当发现病情时，组织上动员他去医疗条件好的地方检查治疗，可我岳父坚持不离开江西，结果除了在县里、省里医院治疗以外哪里也没有去。他说不要给组织添麻烦。最终在1984年4月病逝了，享年62岁。我岳父逝世后，永修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，丧事由组织上给予隆重办理，我岳母虽然是一个从东北过来的农村妇女，没有文化，但她跟着我岳父几十年来，一直是一个顾家庭、明事理、相夫教子的好人，她心胸开阔，疼爱小辈，团结邻里，对人和气，好帮人，好让人，一辈子善良，直到2013年夏离开我们，享年87岁。县城的街坊邻居都说刘姨是个大好人。

世故人生

来不及说再见

刘劲楠

11月23日上午，我与你一起参加了“心系祖国，健行九州”2019国寿700健步行(德安站)公益活动，这是为了让爱健康、爱运动、爱公益的理念深入人心，宣传健康生活、倡导低碳出行。是啊，人生在世，健康平安就是福！

参加完启动仪式，你看着手机上的一则消息，忽然惊愕而悲戚地对我说：“宋振平老师走了……”我一激灵，差点愣住了，我看了看你手机上的微信，是江西日报社记者杨继红发的，画面上几朵醒目的黄菊花，配的文字是：“大哭！新华社宋振平老师因病离世。宋老师的敬业精神一直是新闻摄影圈的标杆……”这个噩耗虽然是预料之中的，但我还是觉得为之震惊：这么好的人，这么优秀的知名记者，真的就这样说走就走了么？

宋振平老师是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，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，江西分社图片总监，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兼江西省联络部部长。他先后参加过全国“两会”报道、四川汶川地震、日本“3.11”大地震，以及北京奥运会和多届亚运会，还有各种世界级的体育重大赛事报道。曾被总社两度派往台湾驻点采访，还被派驻亚太总分社工作，2012年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。

前不久，你带人去看望过病中的宋老师，告诉我他得了不好的病，我就说请你下次约我一起再去看望他，你也应允了，此后，我时常关注宋老师在微信朋友圈发的动态，还每每为他点赞，感觉他热爱生活，爱岗敬业、乐观豁达。如不知情的话，丝毫察觉不到他是个病人。他是今年3月份被发现身患疾病的，但他仍然一直坚持

万花筒

世平



与《九江日报》同行

杨桃园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歌。今年正值九江日报七十华诞，又喜逢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。《九江日报》正以朝气蓬勃之势，展开双翼在祖国的蓝天上播种芳香，播种希望。奏响新时代中国梦的华彩乐章。

一九九零年从部队退伍，我很快就与九江日报这份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份融时代性可读性为一体的报纸在我心中已深深地烙下了印记。直到现在，已近三十个年头了。生活中除了看报写报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乐趣了。也只有看报投稿才能充实精神世界和内心的愉悦。一天早上，爱人叫我去南湖菜市场买菜，途经九江日报社附近的报刊亭，就特意买了一份《九江日报》。买菜回来后，坐在沙发拿起报纸就看了起来。当目光与字里行间弘扬时代主

旋律，抒发如歌岁月，折射人生真理的文章相遇时，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。于是，我将报中的精华用剪刀剪下来，贴在一个旧的笔记本上。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，直到一九九九年，我所收集的《九江日报》大约在1500~2000余张，平均每年200余张，装订成册约40余本。现在，手机已成为常用的通讯工具，剪贴已被手机取而代之。一旦捕捉符合自己口味的文章，毫不犹豫打开手机，按下拍摄键拍下来，存在相册里，即方便又快捷。女儿遗传了我的基因，也将这些报中的符合她口味的文章用手机拍下来，带到大学里去，作为课堂里的范文。在我印象当中，除特殊情况之外，只要我在每天天必须买一份《九江日报》。我就是为了买报纸主动向爱人请缨去买菜。这样一来，报纸也买了，菜也买了，报亭的师

在新闻一线采写新闻。此前，1月17日，他来到我县采写了一篇《江西德安：精准施策，脱贫攻坚有序推进》，不曾想，那次是我与他见到的最后一面，当时他把稿子通过微信发给我看，我一直保存着，如今重新翻看竟成绝笔，令人顿觉感伤不已。你快速往前翻看宋老师的朋友圈，目光停留在11月20日那天的微信，无奈而略带自责地对我说：“宋老师一定是感觉到自己撑不住了，这天竟把一篇文章连续转发了四遍，这段时间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看手机，没有注意到宋老师发的文章，如果早看到了，还可以赶过去见他最后一面呀！唉，来不及说再见！”我看了一眼你手机上文章的标题是《人生太短，别懂太晚》，看着四个相同的标题，如同四个巨大的惊叹号！简直让人有触目惊心之感。我无语，我在想：宋老师在人生的最后关头，一遍又一遍向世人传递“人生太短，别懂太晚”的感悟，内心是多么的感伤与感慨、无奈与无助？他有多少的眷恋难以释怀？又有多少的真情感难以割舍？我不得而知，但冥冥之中似乎又能体察得到。你接着毅然地说：“劲楠，下午我们一起去南昌吊唁宋老师吧！”我二话没说答应与你同行。

一路上，我们没有太多的言语，但我与你探讨了我在读书笔记里的一段文字，我之前发给你看过的：“一段路途，总能碰上几个脾性相合的挚友，到后来也总要散场。一场开始一场离别。该丧失的也会丧失，得到的也会失去。及至多年后，散落在天涯，活在各自的江湖里，遗忘或偶尔想念”(耿艳菊)。沉默时，宋老师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脑海：我似乎看到他睿智

明媚的阳光总是很乐意看到有人被她诱动，像一只麻雀儿忽地窜向天空。

一天，我坐在会场的窗户外，阳光跑进来照亮了我暗黄的脸，给我微闭的心智加了温，升起了奔腾的欲望。也许有可能是当时无聊，自己脑子放空，就随它拱出一株自鸣得意的草来，因为会场禁止看手机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自己知道，在主讲人大谈建筑美学不会和高房价狼狽同行时，我陷在了出人头地的美好春色之中，不可抑制，坚定无比，如蘑菇云般升腾起来。

我在一座勺子样的小城市穿行了三十余年，已获得了够我对余下生活的工龄和技巧。

“对于功名，我有小地方来的谨慎。”我想要在未来五年里，自产一部诗集，一本散文集子。我之所以开出这样一张好单子，源于新近我挤进了某省作协会员的队伍，它算不上什么金字招牌，只说明我对文学有投军的动机，并已获准大干一场，这和才气无关，有决心才好奔前程。我这样说，好像我是个蛮汉，其实我是个文质彬彬的投机商。

但我没想着要去出一款新闻用稿合成本。要是把发表的文章做个集合号，只有当年频见报端的新闻稿件够得上分量。

真要这么干，就会丢人。当然，说穿

了，也没什么。反正自己掏银子，交上书号费用，弄个几百本，送人，有啥灰头土脸的？可是怎么出手呢，难不成对人说，这是我出的书，请明玉兄宝鉴。对方却是个诗人，怕是要把他笑得掉鞋子。

再说，那些事，当年我也只是左挑右拣，对号应景纳入。它们如何生成，推进，演化，开花结果，和我的两只手有着昼夜温差的出入，同心脏更是隔着有一截。我现在召集它们，拖着它们跑到阳光下，西装革履转到人前显摆，那些亲历者怕是要指我的鼻子，呵斥我想出名想疯了。因为在稿件中展现的人和事，现在看来，被抛了光，言之凿凿的美好前景落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好吧，我自己也羞于表达，可它们当年确实又为我带来了收益，经济收成虽说微薄，拦不住积少成多，其中大部分稿费，成为我家小子的奶粉专款。他的妈妈，就是大草原上的奶牛，那个在背后坐着挤牛奶的人却是我。以至于他长得高马大，火性十足，跑到哈尔滨读了一所大学，北国的冰天雪地他也照样扛得住。

这样想来，我就没有资格贬低自己的付出，虽然它们劳心费力的没为我挣回大荣耀，却也令我获取了小地方一枝笔杆子名气，要不奶粉们也不高兴。况且，那些新闻特写，消

息，通讯也实实在在记录了我所在公司十多年的起承转合，跨界沉浮。它们依托某件事，某个人，找准由头，从某年某月某日的流淌中脱颖而出，顶着被扔进废纸篓子的风险，汇聚于阳光之中的版面。

好在一家总管，心地善良，并且富有天生的直觉远见，在一次只有她自己清楚的家务整风中，将那些沉于历史之梦的集报本拎起来，用鸡毛掸子，拍打尘埃。左看看，右瞧瞧，霉气冲人，也许她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继续让它们待在书房的角落里，像高寿的老人长满一脸斑点，也许她懒得想，直接当作废纸打点了，尽管集报本拥有数百件新闻稿件。说不定，换回来的三五块钱，随手一扔，给儿子买了棒棒糖。

应该是早就化浆成纸了，问她也说不清。这样也好，免得有朝一日，我心生事端，追着它们换上新衣，大模大样，结果出版，顶我在文学上的才气萎靡。

它们被扫地出门，终究不欠我什么了。内疚的是我，熬夜伏案，写出它们，却又自说自话的来瞧不起它们。

它们自由了。虽然它们一度落于尘埃，也有些沉默，并且没有一副高贵的灵魂。

不像我，还在这里自鸣得意，以为过去的时光再也不会和我挨边。

他感情最深；对宋老师你是怀着敬意和情谊的。然而，再好的年华都会逝去，再深的情谊都会别离。人生，有时不是说了再见就真的还能再相见。有时，总觉得来日方长，其实是去日苦多，分手就在转眼间。

当晚，我把宋老师生前连发了四遍的《人生太短，别懂太晚》转发并留言：宋老师一路走好！永远怀念宋老师！人生无常，活在当下！珍惜眼前人！并反复品读、领会此文，觉得文中许多语句堪称经典：“你我都是天地的过客，很多人事我们都无法做主，譬如离去的时间，走散的人，心字三个点，没有一个点不往外蹦，你越想抓牢的，往往是离开你最快的。”“生命中，该懂得世间很多事都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有些人不是你愿意就能留得住的，有些事不是单凭努力就能得到成功的。”“人生苦短，愿你爱得洒脱，爱得坦荡，爱人先爱自己，你要明白，心里有你的人，总会主动找你。心里没有你的人，总是自动地忽略你。”“人这一辈子，最珍贵的是什么？不是财富，不是地位，而是平安”。

我想，这些文字一定都深深地打动了病榻上宋老师那颗坚强而柔软的心，在他生命的尽头，他连续转发这些文字，既是向爱他的和他爱的人诀别，也是对世人由衷的劝诫与祈福，眷恋红尘，匆匆芳华，人生苦短。“愿你早日懂得，活得自在，从容安然地度过余生！”

今夜，我想你一定也是百感交集、感慨无限、长夜难眠吧？“我最不忍看你，背向我转面，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，浮沉浪似人潮，哪会没有思念，你我心到讲不出再见……”我发给了你一首歌，听听吧，歌名是《讲不出再见》。



汤青摄

“我与九江日报”征文